

40061
19



宗鑑法林卷五十四

集雲堂編

大鑒下九世

金陵清凉院法眼文益禪師

羅漢琛嗣

行腳次值天雨

阻地藏因叅藏藏曰何往師曰迤邐行腳去曰行

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有省

而今飽學似當時脫盡纖塵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

綴隨高隨下自平持家門豐儉臨時用田地優遊信

步移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孤負一雙脊

天童覺

南來北往盡奔波終日烟塵不奈何信步蹋翻芳艸
路隨機借看落花多兩行看黛橫秋月一對天池浸
玉梭最好不知頭角盡轉身何處覓諸譌伴我侶

電定有奇仙爲點睛

潭吉忍

氣宇軒昂出禁城眼中無物可當情誰知冷地一星
火燒出看毛八字橫

無倚照

神仙一粒果無差點鐵成金事更賒不似今時藥汞
者聚頭空自說丹砂

均化度

法眼在地藏一日呈所見藏曰佛法不恁麼師曰

某甲辭窮理盡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於

言下大悟

滿盤捧出醇甘露到口令人命卽亡絕後再甦欺不
得翻嗟岐路漫尋羊

壽昌經

法眼因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偈問作
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
會又爭得曰和尚如何師曰喚什麼作萬象曰古
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
撥子方言下悟去

萬象之中獨露身一回相見一回親東西南北吾皇

化莫向江南苦問津

浮山遠

離念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法誰立門庭日逐舟行
江練淨春隨艸上燒痕青撥不撥聽丁寧三徑就荒
歸便得舊年松菊尙芳馨

天童覺

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一江秋水連天
碧兩岍蓼花笑白蘋

具足有二

萬象之中獨露身曉鷄啼散滿天星啞口牧童牛背
穩鐵笛一聲宇宙清

法眼因慧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

金粟元云法眼恁麼抵對可謂瘡病不假驢馱藥能

彈何必玉絲絃者僧悟去亦覺可人檢點將來猶有
事在且道是什麼事咄玄沙道底

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淡花裏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辱夜塘水

翠峯顯

巖嶽行時問路難有人相問北村南長安無限人來
往幾箇無鈴得過關

投子青

木人行千里駿馬不移蹄落日依南土因風向北嘶

正覺逸

妙用不須霜刃劍能彈何必玉絃絲嚴冬午後三更
夜閒坐閒眠雲散時

翠巖真

一丈大光錢買得箇油餐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饑
白雲端

微酸梅子始生仁鶯老花殘迹已陳一夜南風移斗
柄明朝烟柳不關春
正堂辨

含元殿裏問長安直指當人徹骨寒地沒硃砂翻赤
土廩無粒米倒礮糠
松濤廣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是曹源一
滴水

天童傑云法眼向百戰場中舞纛旗未免旁觀者哂
忽有問靈隱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祇向它道和屎合

屎

曹源一滴水澄清流流出千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翫
者茫茫空繞水邊行
白雲端

曹源一滴水是卽波濤起桃花流出洞中來漁舟夜

宿蘆花裏

楊無爲

曹源一滴異常流流入滄溟剋九州垂釣幾番波浪
險未曾聞道失漁舟
草堂清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珍重曹源可知禮也雷奔洶湧
海濤生誰解截流那下行那下行通玄日午打三更
韶禪師

曹源一滴起波濤萬派聲歸海上消若謂清涼有別
旨不妨今日與明朝

跋應華

法眼答前語時天台韶侍次豁然開悟因以所悟
白師師曰汝向後爲王者所師致祖道光太吾不
如也

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插柴鷓鴣空啾啾驕驕已千里
月窟清

白雲散盡碧天高月落波心映玉苗江上漁翁休泛
泛寒風乍起利如刀

道權高

法眼因僧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

是無住本師曰形典未質名起未名

博山來云形未與名未起且道森羅萬象從何處得
來者裏放過卽不可喝一喝

沒踪迹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
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模則剎塵
逆會也處處普賢樓閣門開也頭頭彌勒

天童覺

漏泄了也春不著花冬不藏雪一對泥牛銜古月屑
屑形名何處論枯槩

伴我侶

從來那畔信難通卽使通來尚滯功冑信一爻通變
處不萌枝上卷春風

懷清海

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處
曰船在河裏覺退師卻問旁僧曰你道適來者僧
具眼不具眼

博山來云虛空無彩色大海有波瀾 報恩秀代旁
僧云賊過點兵 義山訥云絲來線去不露鋒鋷自
非見處精明用處自在何以能此雖然你若作佛法
會帶累他二老不值半文錢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馬靡絲絃而樂琴
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真淳盤古心 天童覺
盛世常聞大雅音元和協律鳳巢林無端曲罷停絃

後撥動忽生殺伐心

星朗雄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你作麼生會
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與麼會又爭得曰某
甲祇與麼師兄作麼生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修遂禮拜

東禪齊云山主恁麼抵對爲什麼不冝及乎請益法
眼乃仍祇恁麼道且道請譌在什麼處者裏看得透
許你具一隻眼 五祖戒別法眼劈脊便打 保寧
勇云修山主當時何不好向法眼道與麼會又爭
得 徑山杲云二老絲來線去綿綿密密扶起地藏

門風可謂滿目光生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更買艸屨
行腳始得何故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甚處得者消息
來 天寧琦云二老漢不會轉身句如今有問天寧
向它道昨日有人恁麼問三十棒趕出院去也 報
恩秀云萬松當時見法眼道恁麼又爭得向道久聞
和尚有此機要不然擺手便行管取一時坐斷 博
山來云法眼鉤人在不疑之地且道有多少法術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 河渚謙代修云和尚元來別有
長處

六國當時已太平太平纔久不知兵修公換得長蛇

陣天下人人會死生

佛印元

石城親切問同叅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
路依稀屈曲在烟嵐

保寧勇

秤頭蠅坐便敲傾萬世權衡照不平斤兩錙銖見端
的終歸輸我定盤星

天童覺

一道如絃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
掩室開

兩刃交鋒電影馳金剛截鐵爛如泥回頭踢碎關山
月未免重栽眼上睂

雪達照

法眼示衆識得凳子周巾有餘

雲門偃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 翠峰顯云澤廣藏
山靈能伏豹 薦福懷云識得凳子是楠木做 圓
通秀云識得凳子四腳著地 泐潭清舉法眼雲門
翠峰語畢云三箇漢總是依它見解明昧兩岐不脫
見聞如水中月黃龍卽不然畜塞乾坤外開張日月
前 徑山杲云識得凳子好鬚頭洗腳雖然如是錯
會者多 龍池傳云識得凳子更叅三十年歸來休
云依舊是凳子 雲門澄云識得凳子正有事在
靈谿昱云法眼解放不解收雲門解放不解放天衣
平地上喫交總是依艸附木何如拽杖看雲起閒聽

黃鸝三兩聲

不知將甚報君恩雲起江湖浪皺痕一片孤帆乘興
去與誰相逐過天門 保寧勇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唬鶯閒庭雨散夜將半
片月還從海底生 象田卿

法眼因僧來叅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卷簾
師曰一得一失

黃龍清云法眼鑊在手殺活臨時二僧齊去卷簾
且道那箇得那箇失還會麼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
難與月輪齊 理安問云法眼探頭二僧逐塊直饒

收處迅捷未免平地喫交 百丈泐云八字打開看
橫鼻直眼裏無筋一世貧千古萬古空相憶法眼道
一得一失還有分疎得者麼卓拄杖云山僧口門窄
道峰珍舉理安語畢云法眼若非二僧出手幾乎
勞而無功雖然還知平地喫交處麼一箭兩架
松直棘曲鶴長鳧短義黃世人俱忘治亂其安也潛
龍在淵其逸也翔鳥脫絆夫何祖禰西來得失是非
相半篷隨風而轉空船截流而到岍箇中靈俐衲僧
看取清凉手段 天童覺
老將高提白玉鞭雙駒一策去翩翩古今得失論量

底空看西山暮雨前

正堂辨

七夕星河渡鵲橋穿鍼姹女自徒勞支磯石畔乘槎
客更向平坡颭白濤 石礪泐

指點峰巒入望幽芙蓉削出水天秋最憐一抹烟嵐
好翻使遊人翳兩眸 位中符

青桐一葉墮明樓雙雁南飛海上游得失惟論千古
事何人能識漢宮秋 蔗菴範

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何人先到師曰不動步者
資福廣云法眼恁麼答話引它業識茫茫者坐在無
魂必死之地古佛堂前驢年夢見然則畢竟什麼人

先到牛頭獄卒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電機死水有龍終不
聖驚起依前眼睺瞞

天衣懷

法眼示衆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
絲頭卽是一絲頭

清涼欽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水菴一云夜
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情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於今時
塵劫來事盡在於今祖師不會面壁沉吟

楊無爲

剛春卽夏倏驚秋爲問長安諸白頭何日腰纏十萬

貫御風騎鶴上揚州

懿山德

法眼拈香匙曰者箇不得喚作香匙畢竟喚作什
麼僧曰香匙師不肖僧二十日後方省

煙水迢迢去轉賒霜風肅肅隔天涯直饒識得香匙
也管保渠儂未到家

拙菴朴

法眼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大聖
今年出塔否曰出師卻問旁僧曰你道者僧曾到
泗州也無僧亦無對

浮山遠云者僧到卽到泗州祇是不見大聖 道場
全云者僧見卽見大聖祇是不曾識法眼 東禪觀

云者僧到也到泗州見也見大聖識也識法眼祇是自討頭不見 報恩琇云者一隊漢病在膏肓祇顧道那僧不見誰知卻是自不識那僧有人出來道和尚也是扶弱不扶強報恩隨聲便打且道是冒他不冒它

妙圓金地絕纖塵到者當觀無相真莫道玄門難近向舉頭便是塔中人 承天宗

法眼因開井次問衆曰泉眼不通被沙礙祇如道眼不通被甚麼礙衆無對自代曰被眼礙

五祖蕉云法眼大似不奈船何打破辱斗若是蕉上

座卽不然泉眼不通被沙礙祇如道眼不通被甚麼礙直向它道被道礙不但使其當下瞥地且與千古畱眼

法眼上堂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

慧溫尼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笈帶柄聊與三十 平陽恣云法眼用鉤慧溫用錐山僧也不鉤你也不錐你且放教冷來看乃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法林音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不快奈桶覓甚麼盃

法眼聞齋魚問僧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
今若聞適來不聞

法林音云法眼大似因齋慶讚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法眼舌頭孰真孰假無著總

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召衆曰諸上
座且道者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
色卽不難

天童覺云從前不了祇爲家賊難防直下分明且向
草菴止宿 高峰妙云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愚菴
孟云平地上死人無數 懶放大云者僧聲色裏橫

眠被法眼一賺直得一步也去不得回視大衆云還
知法眼被者僧賺卻麼

親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爲指昏矇眼耳忽然春夢
覺鶯吟燕語盡圓通大洪遂

聲色都來兩箇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黃鶴樓中吹玉
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慈受淡

曾經洗耳碧溪流萬壑千巖路轉幽最是月明風靜
夜一聲長嘯海門秋理安問

襄州清溪山洪進禪師羅漢琛嗣問修山主曰明知生
是不生之理爲什麼被生死之所流轉修曰筍畢

竟成竹去如今作篋使還得麼師曰你向後自悟
去在曰紹修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曰者
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便禮謝

進老分明到五臺修師真箇入闔來維那院主門相

對說著令人兩眼開 正覺逸

豁落無依高閒不羈家邦平帖到人稀些些力量分

階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絕介立大方無軌轍 天

童覺

穆滿從王母階前聽白雲侍臣渾不識猶擬是并汾

偃亭挺

露柱懷胎已有年臨盆幾度命絲懸忽鑽石女脇中

出笑倒高堂客滿筵 芝穎化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 羅漢琛嗣 示眾具足凡夫法

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

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

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

疑

黃龍清云修山主祇知布網張羅不覺自遭籠罩要

得出身麼此亦有一理二義若人辨得未墮阿鼻

徑山杲云點鍊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難 淨

慈一云直饒有箇入路堪作什麼凡夫則是凡夫聖人則是聖人且道凡聖兩忘一句作麼生道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密菴傑卓拄杖云一不知二不會東西南北轉霧霏天寧琦云修山主熟處難忘也是胡地冬抽笋龍池傳云龍池則不然凡夫俱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則不有聖人凡夫若知則凡夫何在卽如老僧如此折倒還有甄別麼喝一喝云路逢達道者莫將語默對

處無言童子口喃喃

靈源清

剗除露布葛藤不用之乎者也饒君句下精通未免喚驢作馬

卮菴顏

融峰強萬丈未話足先酸若不緣雲去那知星斗寒

虛堂愚

龍濟頌曰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
聲色鬧浩浩

昭覺勤云聲不到耳色不到眼聲色交參萬法成現且道還踢著解脫道也無不省者箇意修行徒苦辛
龍濟頌曰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鐘聲裏薦取

鼓聲裏顛倒

天目禮云修山主可謂五音六律無相奪倫美則美矣要且活埋在聲塵堆裏至今出身不得何故玄沙道底

龍濟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徑山杲云咄又是從頭起 天寧琦云教裏少哩修山主有多少奇特也祇是座主見解未夢見我衲僧巴鼻在見露柱但喚作露柱見燈籠但喚作燈籠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

薦得是移花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黎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踢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全菴已

猛士腰間大羽箭拈來一鏃定天山乾坤一統清如鏡不用飛書更閉關

晦石琦

龍濟曰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若人一二解未劫受沉淪

昭覺勤云修山主直似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向平坦

坦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平坦坦雖然祇道得一半山僧卽不然二破不成一一法亦不存不作一二解永劫受沉淪

聽不出聲見不超色指東話西將南作北

古林茂

龍濟曰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天寧琦云旣無迷悟了箇什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

龍濟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

道又爭得僧便問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什麼僧於言下有省

薦福懷云雖得一場榮利卻一雙足且道落在賓家分上主家分上若定當得出憂則共戚樂則同歡山僧卽不然出門則吳山楚水入門則佛殿行廊或有箇衲僧出問師意如何許伊具一隻眼 西禪需云者僧悟卽不無爭奈未遇諦當青天白日如被鬼迷龍濟頭白齒黃作恁麼語話懶菴卽不然出門竹徑無人掃入戶方塘照影寒

龍濟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

壞師曰不壞曰爲什麼不壞師曰爲同大千

問若剗心答如劈腹句裏翻身何勞迅速劫火俱然
同大千全機不動劍鋒旋龍濟山頭龍脫骨燄摩天
上鼓驚湍

有耳不聞牕外事眼前那有異同機偶來遇值三家
叟渾語詼言總不羈天岸昇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玄沙備下白龍希嗣僧問本無迷悟爲

什麼卻有佛有衆生師曰話墮也

瀛山闇云且道是者僧話墮東禪話墮 承天怡云
者僧祇解月下趨程不覺和身墮水東禪雖能順方

指迷要且無宗師作畧當時待它恁麼問連棒打出
直令它向佛生情盡迷悟頓空處別立生涯

大鑒下十世

台州天台山德韶國師法眼益嗣因僧問乍離凝峰丈

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虧汝
甚麼處曰恁麼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
沾恩師曰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
卽不中

護國蘊云國師恁麼答話揭露佛祖家風則不無要
且此僧未肯點頭若有問山僧今日家風請師一句

但向道天台一萬八千丈朝夕烟雲八面封

天台初謁龍牙問雄雄之尊爲甚麼近不得牙曰
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
會我語

懷寶迷邦何太錯投珠按劍更回還春風不管花開
落流水依然過萬山

平陽恣

天台因僧問櫓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
平生

當下自能休歇去大千那有一毫頭項王早肯咸陽
立一片皇風八百州

遠菴儂

天台示衆青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竚出
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唯人自鬧

等是垂慈爲你來舌頭拖地語如雷葛藤滿地無人
翦狼藉春風又一回

竹屋簡

天台示衆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
山法眼聞曰祇此一頌堪起吾宗

徑山杲云滅卻法眼宗祇緣者一頌 昭慶庭云天
不蓋地不載無處隱身水自綠山自青纖毫礙眼祇
如通玄峰頂不是人間且道是什麼所在一片落花
飛萬國春歸去 天童悟云新通玄則不然今日別

開一路通玄峰頂別是人間祇緣不薦錯認青山喝
一喝云還薦麼便下座

蓬底歌眠醉復醒君山祇在兩眉青渾家不管興亡
事一味和雲占洞庭

無文燦

心外本來無一法國師見處未爲親若言滿目青山
是認著還生眼裏塵

無隱鑒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

法眼益嗣

問僧曰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曰不東不西師不肖僧卻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僧有省

西來祖意不東西猿鳥春深抱樹嘯多少行人空悵

望青山孤聳白雲低

保寧勇

不東不西一句全提輒似生鐵硬如爛泥投鍼未諳
盃水刮膜再用金鑷雲鎖家山歸路絕回頭翻笑杜
鵑嘯

育堂充

清涼開堂山僧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
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它了卻時有僧問如何
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
孫曰過在什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

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雲峰悅云者老漢
一期與奪也似光前絕後及乎拶著又卻龍頭蛇尾

如今莫有爲清涼作主底麼 昭覺勤云法燈縱域
中殺活握鬪外威權直得氣概驚羣風標獨立山僧
卑志本意如斯今日出來祇緣五祖先師有箇現成
公案對衆舉揚有不惜性命底出來挨拶看如無不
免自拈自弄去也喝一喝擊拂子下座 天童覺云
者僧若是箇漢出來便掀倒禪牀不惟自己有出身
之路亦免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東禪觀云千鈞上
弦必思鏖戰寸鐵入手惟恐無敵者僧旣不惜出來
好大家割捨理會卻祇恁麼把伊塗糊一上所以清
涼公案至今未了 仰山欽云跨竈起家法燈是則

好手其奈自身不了殃及祖翁新護聖欲了先師公
案別有人在且道是阿誰乃打噴嚏一聲 古南門
云法燈可謂謙光導物枉尺直尋山僧則不然徧界
不曾藏雖踞孤峰絕頂未嘗不在水雲淡處又何曾
隱遯來本師現在喫得脩得有甚公案不了旣然如
是今日又向諸人面前叫喚作麼祖燈續燄明無盡
祇要鉤頭得錦鱗

秋老園林紅葉飛漁翁月下整竿絲扁舟不向蘆灣
宿舉棹金波任往回

瑞白雪

年老生心欲嫁人巧塗脂粉賣青春笑它落魄癡公

子空把精神減十分 子青吳

清涼因僧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

幽情無那遠荒村謾卷湘簾獨倚門江上風寒秋欲

暮淡烟疎雨斫人魂 喝輪用

枯木糝花劫外春沒踪跡處肯藏身倒騎鐵馬吹橫

笛一曲無腔調自新 妙叶啓

苔封禁殿漏聲殘颯颯金風透體寒夜靜一輪霜月

皎玉人愁絕倚闌干 一之化

旅邸殘燈影寂寥孤猿何處夜淡號思量底事真堪

惜縱理瑤琴意未銷 惟中經

萬籟聲回萬壑風雨餘艸色入簾櫳樓頭多少關心

事卻在梧桐一葉中 宗朗月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 法眼益嗣 初問青峰如何是學

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

處來師曰青峰曰青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

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

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

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高峰妙云者則公案自古至今覓箇不錯會底人如

星中揀月相似只如則監寺於法眼言下悟去要且
不是順朱具眼底試辨看 齋舟元云法眼固是就
窠打劫確有假道伐虢之能則監寺贏得一回頓悟
怎奈刺腦入膠盆雖然要見法眼則易要見青峰則
難

末上一回稱八兩再稱恰重半斤來定盤星在誰人
手爭著絲毫可怪哉 白雲端

一回醉倒玉樓前鬢亂釵橫語笑顛最是惱人腸
處借婆衫子拜婆年 皖山凝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

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豁堂出

玄則開堂日李王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
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
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眼
與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僧喚問話僧至眼
曰上座適來問底話不妨許你具一隻眼人天衆
前何不禮拜蓋覆卻便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
光而終

神鼎揆云者則公案盡道玄則順水推舟當陽落節
法眼憐兒不醜暗處拔本如斯話會未識古人神鼎

不惜睂毛爲伊點破以拄杖卓一卓云要識者僧麼
背負乾薪遭野火要識法眼麼復卓一卓云雲雷相
送化遊龍玄則吟放下拄杖云水歸大海波濤靜雲
到蒼梧氣象閒復頌

符靈肘後舞龍泉掃盡狼烟奏凱旋贏得威光輝宇
宙英名廊廟古今傳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

法眼益嗣

一日有新到叅師問

近離甚處曰城都師曰上座離城都到此山則城
都少上座此間賸上座賸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
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請出僧無對

洞山瑩代云某甲縱說得道理終不似和尚好 承
天怡云報恩雖說盡道理自己也分疎不下

杭州末明寺開山道潛禪師

法眼益嗣

初叅法眼眼曰

子叅請外看什麼經師曰華嚴曰總別同異成壞
六相是何門攝師曰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
曰空具六相否師無對曰何不問去師卻問空具
六相否曰空師於是開悟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
空眼然之

空兮空兮無背面拈起豁然成兩片擔向南屏山腳
頭千古萬古少人見要見麼以拂子打圓相云金烏

飛上琉璃殿

斷橋倫

未明因法眼問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
現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是不破戒師曰
好箇入路眼曰汝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
在

天寧琦云真箇入得錦上鋪花若人不得眼中著屑
光相得云法眼欲從火裏拈出一莖眉毛旣不可
得而未明乃善於就窠打劫固足稱善雖然祇解瞻
前不能顧後 祖鐙紹云未明如香象渡河截流而
過是則好手未免被法眼活埋

春光別貯一金壺擬學江南唱鷓鴣謾把花枝招石
女橫推不倒直須扶幾多媿蠢幾多妍覽遍名山又
市塵無奈家貧遭劫久借婆衫子拜婆年

石雨方

多爲無心卽便休是金何用博真鍮百花叢裏佳人
面一笑旁觀盡點頭

天嶽畫

文君澹抹偶當鱸玉椀光浮琥珀波公子風流雙眼
雋不嘗佳釀覩佳娥

西遞趙

洛陽才子慣春遊柳陌花街總自由更憶西湖橋上
過有錢何處不風流

仁趾麀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

法眼益嗣

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

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僧
珍重師曰不是者箇道理

玉人清貯一壺冰雙手呈來瑩且凝如意倒拈都擊
碎遲遲日影繞觚稜

六雪間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

清溪進嗣

到西院常自曰莫道

會佛法覓箇舉話底人也無院聞而默之師一日
上法堂次院名從漪師舉首院曰錯師行三兩步
院又曰錯師近前院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
明老漢錯師曰從漪錯院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
者裏過夏共汝商量者兩錯師不甯便去住後每

舉前話曰我行腳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
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畱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
道恁時錯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
話在 昭覺勤云如今人聞它道未發足向南方時
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腳時自無許多佛
法禪道及至行腳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腳時喚地
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子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
解何不買一片帽大家戴有甚麼用處佛法不是者
箇道理 徑山杲云天平似則似是則未是何故貪

程太速當時纔見道且在此中過夏共汝商量者兩
錯便好擒住云過夏卽不辭者兩錯作麼生商量待
伊擬議掀倒禪牀便行非惟慶快平生亦乃坐斷天
下人舌頭 龍翔訢舉雪竇頌畢云者則公案叢林
中商量者多決斷者少中峰今日爲諸人斷看一人
監主自盜一人賣賊放賊一人知而不首各與三十
拄杖何也速則易改久則難追 五祖岡云假使九
州之鐵也難鑄此兩錯 法林音云當時西院待伊
道是從漪錯便與痛棒打出免令者漢向葛藤裏絆
倒一生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叅來用不著堪悲堪笑天平老
卻謂當初悔行腳錯錯西院清風頓銷爍復云忽有
箇衲僧出來道錯雪竇錯何似天平錯 翠峰顯

把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汲深泉
天平老太息艸爲兩錯悔行腳大地茫茫愁殺人眼
裏無筋一世貧 圓悟勤

兩錯將來竟不成從而南北路頭分後來費盡分疎
語半是思君半恨君 雲衲慶

昨夜西風忽發惡一園桃李俱吹落探花遊子競來
索無處摸滿地尋來用不著轉憶紅白枝上萼時時

舉起爭忘卻說向人前成大錯悔行腳千年故紙中

合藥

啓明鑒

呼蛇易遣蛇難覲面機鋒仔細看絲毫透不盡咫尺
隔千山錯錯難難無限漁翁失釣竿

寒松操

大鑒下十一世

杭州慧日永明寺延壽智覺禪師

天台韶嗣

因二僧叅

乃問叅頭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曾
到此間否曰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選侍者問
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得那箇失師曰你曾識者二
僧也無曰不曾師曰同坑無異土

清化嶼云平展處不犯鋒鋷驗人處豈用多辭耐耐
二僧無端累它侍者受屈 天斗偉云黃河九曲非
無其源梗楠千尺非無其本末明一期施設自非本
深源遠豈可得哉然侍者且置無論當時被二僧道
箇情知和尚曾見天台又作麼生

到與不到一得一失不是礮霜便是石蜜舌端無眼
如何契侍者剛要詢端的莫怪同坑無異土閃電未
收轟霹靂

癡絕沖

慧日因僧問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
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示偈曰欲識

末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愚菴及云諸人還見祖師麼卓拄杖云要識是非面
目現在

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和盤托出來可是末明無贖
語酒濃初不在多杯

象潭泳

似日臨波千頃碧如風吹水自成紋擬心早已崖州
隔觸處全彰妙絕勳妙絕更何云門外湖光說向
君萬象森羅宗鏡裏一天風月六橋分

平陽恣

慧日因僧問學人久在末明爲甚麼不會末明家
風師曰不會處會取

末明無別底家風杖子挑來兩片空昨夜特牛生象
子朝來海底火通紅

頻吉祥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

天台韶嗣

問僧無爲無

事人爲甚麼卻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曰祇爲無

爲無事

魯庵遠云五雲老漢費盡氣力下得一釣可惜勞而
無功末後重展絲綸依然在不疑之地何不待僧無
對時痛與三十棒當時驀地回頭亦未可知雖然莫
道者僧孤負五雲古今天下人孤負五雲者亦不少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

天台韶嗣

首閱楞嚴經到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乃破句
 讀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於
 此有省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乃說偈曰不是
 嶺頭攜得事豈從鷄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
 非吾今日為君裁

瀛山闇云且道伊悟底有知見無知見

偃溪聞

春艸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杭州龍華慧居禪師

天台韶嗣

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

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

愛人趨侍忌人親又要獐兮又要馴若是金毛獅子

子不來者裏弄嘖呻

六雪闇

秦人蠶食圖吞併空使韓侯擊浪沙六國至今歸有

道漢宮定例拜中華

子青吳

福州巖峰師木禪師

天台韶嗣

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

聞巖峰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

瀛山闇云者僧問處大似把炬逆風先灼手巖峰答

處正如當鑪賣酒便傾卮良久復云笑殺旁觀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

天台韶嗣

因僧問險惡道

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此為津梁曰如何是此師

曰築著汝鼻孔

春風在處百花開險惡道中恁麼來欲識津梁爲以
此石人木馬夜懷胎嵩源澗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法燈 欽嗣一日清涼謂師曰有人

問我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

曰不東不西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道齊祇恁麼

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曰它家自有兒孫在師頓明

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它家

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它家自有兒孫在祖父田園都不愛平生活計刹那

中東頭買得西頭賣大洪恩

倏然因地指東西月滿蒼梧水滿溪午夜玉人殘夢

斷倚樓獨聽一聲鷄無倚焰

秋牕窅雨冷沉沉月殿風泉聽莫禁夢破一回清徹

耳曉來無處不生霖賡匯先

雲居因大梅煦叅乃曰我要問汝從什麼處來若

從僧堂來卽是謾語不從僧堂來又是自瞞汝畢

竟從甚處來梅於言下頓悟

翠巖芝云若不如是爭知如是 友可元云者僧親

從堂中來爲甚卻道謾語雲居也是心斜不覺口歪

大鑒下十二世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雲居齊嗣叅雲居居問甚麼物恁

麼來師於言下大悟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

淵默雷聲晴飛黑雪眼聽不真耳觀卻別半亭烟雨

似遊塵謾把烏龜喚作鱉翁元鑑

昂霄架壑怒呼松洞口曾干出壑龍擁出當初舊鱗

甲夜吟風雨落殘鐘振夫潛

大鑒下十三世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瑞巖海嗣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曰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好不信人直

道路雖殊貴養家市憑酬價客憑牙威音那畔無遺

韻祇者真金不混沙妙叶啓

物見相酬眼上親一腔風月最關情韻含千古和烟

裊翠竹喬松不犯春瑩章玠

祖意由來徹底貧和聲酬價絕疎親吹毛倒握連根

截始識靈苗不借春杲堂赤

宗鑑法林卷五十四 終

宗鑑法林卷五十五

青原思

石頭遷

藥山儼

卷五十六

藥山儼

丹霞然

潭州川

大顛通

卷五十七

長髭曠

法門陀

汾州樓

大同濟

雲巖晟

道吾智

卷五十八

船子誠

裨樹省

百顏哲

高沙彌

翠微學

孝義空

長沙天

三平忠

馬頰空

本生

韓文公

石室道

卷五十九

洞山价

宗鑑法林卷五十五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一世

吉州青原行思弘濟禪師

六祖能嗣

初叅六祖問當何

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

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

之有祖淡器之

東苑鏡云我若作六祖待問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
便喝云者擔糞漢在者裏作麼若作青原待問曾作

什麼便撫掌云者老漢猶作寐語在豈不使曹溪一
路別有風光 白巖符云蕩空凡聖不立纖塵凜凜
然翠壁秋巖迴絕攀仰自非衆角一磨何以能此惜
乎當時放過待云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好以杖
擊右案云且立者邊著青原老漢到者裏必當別有
生涯 湘翁云單傳少室心宗提挈衲僧正令師
資會合凡聖渾忘直得雲封寶殿八面玲瓏日照霜
空千峰寒翠就中祇是機用綿密致令鹵莽鑒覺之
徒往往搆他語脈不上畢竟如何丹楓落葉江天曉
萬頃晴川駕鐵舟 遜雲定云鳳出青霄不戀梧桐

煙翠鶴飛碧漢豈畱踪迹寒潭雖是父子投機猶欠
梢頭一語待云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好以手斫
額云無人處相望諒青原老漢必然另起英風

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春那邊不坐空王
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投子青

卓爾難將正眼窺迴超今古類難齊苔封古殿無人
侍月鎖蒼梧鳳不棲 丹霞淳

劫外相逢那畔行靈苗叢裏鐵牛畊東風吹散千巖
雪空盼無雲孤月明 成枯木

一掬澄潭鏡樣磨無風何必自生波轉身縱不離初

際仔細看來較幾何

雪巖欽

跣足披蓑度別岑相逢切忌話威音掀翻麟閣勳勞
泯擊碎菱花影象沉靄靄寒雲籠嶽頂團團皓月蕩
波心金牛不喫凡閒艸曉入滄溟無處尋

百愚斯

人靜香消景寂寥金門不鎖夜迢遙丹墀月滿千峰
色袞袞衣冠萬國朝

天愚寶

霜黃蘆月碧溪秋水有芙蓉客泛舟春色惱人眠不
得歸來塞雁聽高樓

南菴依

鶴沖霄漢鷺出蘆叢了無位次迴絕羅籠月堂照處
尊嚴甚方外誰能造次通

尊道啓

艸遮迴磴絕鳴鑿雲樹淡淡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
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瑩章玠

青原因石頭問和尚出嶺多少時師曰我卻知汝
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
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師休去

木人來問青霄路石女年尊似不聞攜手相將歸故
國暮山岌岌鎖重雲

丹霞淳

回首桃源路已非不禁把袂暮雲迷泉聲湛湛來霄
漢拂盡煙光萬嶺低

伴我侶

青原問石頭汝什麼處來曰曹溪師舉拂子曰曹

溪還有者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師曰未得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千輝月云青原老漢慣打冲霄鸞鳳善捉海底獐龍仔細看來可謂千古作家石頭雖有格外作略爭奈被者老漢羅籠帶累後代兒孫都落在者圈圓裏卽今還有出得底麼良久云逢人不得錯舉

白雲藏玉鳳紅日照無聊隱隱星攢處無私鎮九霄
投子青

相見錦江頭相攜上酒樓月闌歌笑罷回首上扁舟
遜菴演

誰在畫樓西相逢笑語低到家春色晚花落鷓鴣啼
豕菴易

青原問石頭子何方來曰曹溪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麼曰若不到曹溪怎知不失

靈巖儲拈拄杖云上大人可知禮也爾小生且道節文在什麼處卓一下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失不失曹溪路上行人密雨打風吹動客愁桃花雨
岍牯牛跡穿小橋歸人逸前邨雨過斜陽出旅亭風
動竹枝寒狼藉青衫仍自溼

南菴依

青原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
價

博山來云高低米價環翠色於奇峰吞吐廬陵鍊蟾
華於玉樹須知大用無方有感斯應若論青原底佛
法三生六十劫未夢見翠巖喆云還識青原老漢
立地處麼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烏龜三眼赤祥磨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夜明簾

法昌遇

廬陵米價越尖新那個商量不挂脣無限清風生闌
外休將升斗較疎親

白雲端

廬陵米價走禪徒五老嗟峨矗太虛堪笑華山圖籍
上又添潘閬倒騎驢

海印信

太平治業無象野老家風至淳祇管邨歌社舞那知
舜德堯仁

天童覺

市行高下不須疑問著平人自得知紅稻啄殘鸚鵡
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仰山欽

自古廬陵是吉州至今米價没人酬青山綠水依前

在黃葉西風又一秋 佛陀遜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食高眠人不
到日從東出又沉西 無準範

毒鼓一聲聞者皆喪跨竈起家支那獨唱神龍展眼
猶迷良驥追風莫上片月橫秋兮水天搖漾 晴雲啓

青原合石頭馳書與南嶽讓和尚且囑曰回時我
有箇鈿斧子與汝住山頭到南嶽未呈書便問不
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
向下問頭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向諸聖求解脫
便歸師曰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頭曰信亦不通書

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鈿斧子卽今便請師垂
下一足頭便禮拜

玄沙備云大小石頭被南嶽推倒至今起不得 翠
峰顯云石頭泊擔板過卻又云大小南嶽不解據令
翠巖芝云思和尚垂足石頭禮拜要且不得斧子
且道後來使個什麼 黃龍南云石頭雖然善能馳
達不辱宗風其奈逞俊太過不知落節既是落節回
來因甚麼得斧子 寶掌白云石頭可謂羽檄飛馳
不辱使命但不應貪他個鈿斧子 藥地智云索底
是斧子如何卻垂一足既不從諸聖求解脫作麼生

便禮拜乃拂袖角云看看鉤斧子劈碎天地作八角
磨盤趕倒金烏玉兔了也盲龜跛鼈那裏得知 神
鼎揆云冰棱上度過九阨劍刃上拾得全身不妨好
手我更問石頭者鉤斧子甚處著朝叅暮請運水般
柴又用個甚麼無端累他青原一足至今縮不得自
身被壓倒至今起不得

鉤斧持來便住山斫開南嶽好峰巒兒孫失利將何
用又被胡盧笑魯班 佛國白

千里迢迢信不通歸來何事太怱怱白雲鎖斷巖前
石挂角羶羊不見蹤 成枯木

千里親傳事不同須憑鉤斧賞優功相如奪璧來還

趙可擬當時一信通 投子舒

骨相生來不自欺逢場慣奪錦標歸堅城固隊齊掀

倒贏得金符古篆奇 雲居嶺

麟閣標名尺土封觀光上國見英雄至今南嶽峰頭

月清照瀟湘萬頃中 神鼎揆

青原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又恁麼去

也僧又問近日有何言句乞師一兩則師曰近前

來僧近前師曰分明記取

驀頭惡水猶嫌少枷杻重添不厭多當下若還能解

脫從前知己總爲魔

大鑿下二世

衡州石頭希遷無際禪師青原思嗣因青原問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原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者裏去

有消息太沉屈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茲出撒沙撒土無終極甜如蜜苦如藥明如日黑如漆擊碎千年野狐窟填溝塞壑無人識圓悟勤

家國無人寄信來客途何事苦徘徊春風吹入名園裏無限名花一夜開無異來

海門寥廓片雲無倏爾飛來明月孤萬里乾坤都一

照銀河淡淺倩誰扶笠山寧

毛頭星燄撲頭來刀斧橫拈劈不開攪動支那神莫

測夜淡偏照古岳隈宗楷元

迢迢千里覓孤踪覲面當機始見功卻羨桃源春到後滿溪流水落花紅浪山嶼

石頭因藥山問三乘十二分教惟儼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師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罔措次參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

睂瞋目有時不教伊揚睂瞋目有時揚睂瞋目者
是有時揚睂瞋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山於言下契
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惟
儼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旣如是善自
護持

法雲秀云石頭好個無孔鐵錘大似分付不著藥山
雖然過江西悟去爭奈平地喫交有甚麼扶策處

五祖演云老僧在衆日聞兄弟商量道卽心卽佛也
不得不卽心卽佛也不得若恁麼說話敢稱禪客殊
不知古人文武兼備韜略雙全山僧見處也要諸人

共知祇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大滌智云說什麼

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祇今又何曾吐露得出

滌山果云前箭猶自可後箭射人深藥山直饒恁麼

悟去也落第二月 徑山杲云好個話端阿誰會舉

舉得十分未敢相許 笑巖寶云馬祖當時不合放

過待他作禮好與本分艸料直教鐵牛也須通身汗

出始得 頤石圓云石頭當時待問何不和聲便打

非惟埽他窠臼直教脫體風流如未且向石頭馬祖

葛藤裏會取

總不得太無端野老焉知天地寬直饒數到八九十

家山猶隔一重關

楊無爲

四海狼煙靜中原信息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

鼓山珪

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祇今便好猛提
取莫待天明失卻鷄

蒙菴聰

坐斷千峰路穿開碧落天那容問端的端的髑髏前

松源岳

一重山了一重雲行盡天涯轉苦辛驀劄歸來屋裏
坐落花啼鳥一般春

虛堂愚

剖盡枯腸喪盡機通身不挂一毫絲清風步步隨身

轉明月誰分上下池

高峰妙

石壁非泥石瓮非觶打破菱花無像可施垂翼大鵬
無伴侶陰迷六合過天池

瑞白雪

春愁無耐理殘粧情壓金鍼一線長驀刺沙禽翹翠
帶羞人謂是錦鴛鴦

天章玉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邨桑柘一邨煙漁翁醉著無人
喚薄暮醒來月滿船

南山序

石頭因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

會把疑情問解脫擬意投師示一決與慈旨意應機
酬是汝當觀第二月

般若柔

羈宦長安眠未穩高堂日暮意難忘鷄聲喚醒鄉關
夢陶令歸來菊正芳

蔗菴範

一劍盤空萬國降狼煙無復擾封疆坦平自古長安
道不涉纖塵達帝鄉

德微昱

石頭參同契曰回互不回互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回互門指板頭云不可喚作板
頭如何是不回互門云祇者個是板頭 天童覺云
石頭舌頭無骨雲門眼裏有筋千古之下聲光赫揚
如今要把手共行直須恁麼始解不恁麼然後沒交
涉還委悉麼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稚子歌

丫角婆婆雪鬢兒離居日久苦相思等閒畫錦萱階
舞雲掩慈幃緩步遲

玉林琇

石頭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
曰某甲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覲面相呈便相罵兩個中有一人瞋要識是非須看
取鐵牛畊出玉麒麟

靈源清

天驥騎雲趁海犀洗清凡骨噴瑤池廐中鴛子勞鞭
影爭解乘風萬里追

御之龍

石頭示衆語言動用沒交涉藥山出曰直得非語
言動用亦沒交涉師曰我者裏鍼劄不入山曰我

者裏如石上栽花

靈焰燭云沒量大底二老宿如蚊子向青石板上插
柴不下祇是令人好笑然而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遯雲定云二大老恁麼道爲復是逞奇鬪富爲復是
割土分茅爲復是別有長處試道看如道得許你與
祖師同一鼻孔出氣如道不得莫將閒學解埋沒祖
師心

井底泥牛吼月雲閒木馬嘶風把斷乾坤世界誰分
南北西東直中曲曲中直要平不平憑秤尺圓悟勤
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含笙井底吹將謂平分明月

美誰知竟入是非堆

唯岑巖

有柴如鍼上鐵牛不知錐到幾時休自從一吸西江
後空笑栽花向石頭豁堂崑

大鑿下三世

澧州藥山惟儼弘道禪師石頭初侍奉馬祖三年

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

惟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
四肢旣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
師曰某甲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
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

宜作舟航無久住此

師資遇會意非輕脫落皮膚轉不親三篋束來成話
欄至今錯認定盤星

藥山一日石上坐石頭問汝在者裏作麼師曰一
物不爲曰恁麼卽閒坐也師曰閒坐則爲也曰汝
道不爲不爲箇什麼師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
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
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名

五祖戒云藥山夢中說夢兩重重 妙喜杲云物是
實價錢是足百 雲松品云藥山眼空四海眷棱上

十萬八千石頭足蹋黃河手指閒光發海印及乎挨
拶將來祇道個不識旣是不識畢竟任運相將行個
甚麼乃揮拂子云偶來不意開雙角怪道瀉山喚作
牛

玄微及盡本翛然若謂渠閒萬八千月印澄江魚不
見釣人何必更拋筌 丹霞淳

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青綠原來是浮萍
五祖演

擺撥佛祖縛曠然繩墨外一物亦不爲縱橫得自在
古鑑臨臺明辨去來金鎚影動鐵樹花開任運相將

不可陪法雲隨處作風雷 圓悟勤

行行月冷風高步步山寒水淡逢人披肝露膽見義

劈腹剜心 瞎堂遠

平常閒坐與閒行嶺上無心雲片橫照境俱忘人不

立從前日午打三更 雪巖欽

相逢丫角不知名鐵笛橫吹嶺外行回首乍驚滄海

竭玉鸞飛起五雲平 浪亭挺

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曰大眾久思法誨師曰撞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問曰和尚適來許爲大眾說法因甚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

師論有論師怎怪得老僧

瑯琊覺云藥山下座不妨疑著及乎院主授著失卻

一隻眼 翠巖芝云藥山下座院主當初怪不爲說法可謂誤他三軍天童傑云翠巖祇具一隻眼殊不

知藥山歸方丈正是勞他三軍 雪竇顯云可惜藥

山老漢平地上喫撲盡大地人扶不起 薦福懷云

藥山還見院主麼院主還見藥山麼三十年後遇著

作家不得錯舉 五祖演云雖然以已方人爭奈賊

身自露諸人要識藥山麼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

從何處來 開福寧云藥山慎初護末佛眼難窺院

從何處來 開福寧云藥山慎初護末佛眼難窺院

主狹路相逢等閒蹉過 徑山杲於下座處云葛藤
不少於怎怪得老僧處云笑殺人 雪竇宗云威音
劫外攜手誰有同歸十字街頭擲金幾人蹋著敢問
大衆且道藥山曾說不曾說若道曾說是謗藥山若
道不曾說是孤負藥山且道畢竟爲人在什麼處良
久云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中峰本
云藥山久不上堂與對衆不措一詞將謂將謂末後
道個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元來元來 博山來云接
物情捐澹泊爲累予奪相感毋怪其然又豈知希聽
亂蛩音素質煩飾彩被院主拶著直得百雜碎 古

南門舉翠巖密菴語畢云二老雖則盡力扶持也祇
具一隻眼殊不知藥山院主一人運籌帷幄一人決
勝千里雖然藥山但知與麼去不知與麼來若是山
僧歸方丈見院主恁麼問但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資福先云藥山竟歸方丈卻似個好人祇被他輕
輕一捏便見忘前失後 法林音云資福錯下名言
殊不知藥山竟歸方丈早已失後忘前良久云依倚
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家法簡嚴非二非三月來明湛水雲退露寒巖真機
自得妙處誰參不是文殊白槌後也應千古屈瞿曇

天童覺二

癡兒刻意止啼錢良駟追風顧影鞭雲掃長空巢月
鶴寒清入骨不成眠

明珠一顆價難酬不是知音便暗投堪笑藥山空費
力水清魚現不吞鉤

慈受淡

舖席宏開見也麼買人何似看人多十成好柄吹毛
劍祇作陶家壁上梭

無準範

鐘鳴衆集歸方丈苦殺當頭請法人法法本來無一
法若言無法法纏身

橫川珙

看毛罽裏積山嶽鼻孔中藏獅子兒南北東西無限

意此心能有幾人知

高峰妙

凜凜寒風八面斜一輪杲日映霜花淡林異艸嫌冬
冷除是庭梅得意賒

惟岑巖

自古嫦娥不畫眉癡人徒對問殘脂惹他惡水重重
潑猶自嫌無紅粉施

雲中鳳

髻縮烏雲嬾插花短裙素服任情賒世閒偏愛梳妝
巧誰信風流出當家

嵩菴正

一層峰鎖一層峰路入桃源勢轉窮蹋遍歸來無覓
處洞門卻被白雲封

法林音

藥山因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

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

直如弦瑩如玉露膽傾心更無迂曲直饒遍地黃金
未免易之不得易不得南海波斯面如墨

佛性泰

戶外百千竿綠竹庭前三兩樹梅花客來莫道貧無
待清澹門牆有幾家

寒松操

藥山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庭湖水滿也

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爲甚不滿

雲巖晟代僧云湛湛地 道吾智別云滿也 洞山

价云什麼劫中曾增減來 雲門偃云祇在者裏

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不

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真個好思量

大庾嶺頭逢六祖鰲山店上見曾郎

無準範

端拱垂裳何所爲山河一統太平時夜明簾外春風
起醉臥龍牀百不知

恒修捨

藥山問僧年多少也曰七十二也師曰是年七十

二那曰是師便打

曹山章云前箭猶自可後箭射人淡時有僧問如何
免得此棒山云正敕旣行諸侯避道

藥山一日因遵布衲浴佛乃曰者箇從汝浴還浴

得那箇麼曰把將那箇來師休去

長慶稜云邪法難扶 報慈遂云長慶恁麼道在賓

在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云兼帶語盡善不盡善

黃龍南云此二尊宿一出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

不得錯舉 昭覺勤云藥山問處暗隔重關遵老答

來一鎚兩當不可祇守者一路有問崇寧還浴得那

個麼拈起杓子向伊道何似生 天童華云遵布衲

當時若是個漢待他道還浴得那個麼拈起杓子劈

面擲雖然也不得屈藥山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天寶樞云老僧當時若見藥山恁麼道便舀杓水

驀頭澆教伊冰消瓦解 磬山修云藥山旁通線路

俯誘初機布衲當仁不讓一拶便了山僧若作藥山

待伊道把將那個來奪杓子驀頭與他一杓何故定

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愛將惡水驀頭澆引得清風慰寂寥無限遠山描不

得喬松修竹冷蕭蕭 塗毒策

一番雨過一番晴蠶眼已開桑眼青鶉鳩樹頭啼不

已百舌黃鸝相共鳴 懶菴樞

惜花起早坐春風更有郎先弄綠紅攜手相將花下

醉不知雲月影重重 夢菴律

藥山因僧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良久曰吾今
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
若更思量卻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永寧鼎云藥山剛被者僧撩撥將護惜無盡寶藏珍
珠奇異一時撒出殊不知也是臘月扇子

藥山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晚閒來爲
汝決至晚叅衆集師曰今日要決疑上座何在僧
出衆師下座把住曰大衆者僧有疑便與一推卻
歸方丈

報慈遂徵云且道與伊決疑不決疑 翠巖芝云與

麼決疑土上更加泥雖然也不得孤負藥山 雲居
元云大小藥山被者僧勘破 愚菴孟云是醍醐是
毒藥殺人劍活人刀 獨超悟云捉象亦全其力捉
兔亦全其力藥山老漢則固是若要屠龍斬蛟猶欠
在

玉蘂金枝爭互妍佳人斜插鬢雲邊可憐不遇知音
者徒自沉吟月滿天 宗睦和

藥山書佛字問道吾什麼字曰佛字師曰多口阿
師

藥山此問實堪嗟啐啄同風不易誇問佛須知呈妙

旨多因於此見空花

延壽慧

藥山手中書佛字問他端爾要心開祇將佛字爲酬對元是曾持五戒來

橫川珙

藥山夜叅次不點鐙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卽向你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尙不道師曰把鐙來僧便抽身入衆

洞山价云者僧會祇是不冝禮拜 清涼欽云當時不要索鐙但問他特牛兒特牛兒又代云雙生也

翠巖芝云我卽不然特牛生兒也不向你道何故如此若向你道何處更有王老師 浮山遠云我有一

句子待無舌人問卽道 投子青云且道甚處是者

僧會底道理若道得可爲者僧雪屈若道不得卻被

藥山瞞 昭覺勤云藥山垂釣意在鯤鯨者僧吞鉤

激浪三千洞山眼正千里同風法燈重整槍旗再裝

甲冑山僧卽不然有一句子威音已前道與諸人了

或有問明頭合暗頭合祇向他道龍得水時添意氣

虎逢山勢長威凜 黃龍震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

不成文彩已彰文彩旣彰點鐙爲甚不見不見道賊

是小人智過君子 雲居莊云大小藥山龍頭蛇尾

者僧祇知捉月不覺水淡大衆特牛生兒也山僧向

汝道問將一句來

特牛生子頗相諳
兩眼通紅色似藍
把火照來無覓處
大家普請一時參

龍門遠

大樹將軍不樹勳
雲臺何必列高名
豈是功成逃上賞
愁他漢祖戮淮陰

恨亭挺

逢強則弱遇軟則剛
兩彩一賽雪上加霜

指中慎

垂鉤四海釣獰龍
跛鼈爭先擬露踪
千尺絲綸九未撤
山山依舊暮雲封

松絃音

宗鑑法林卷五十五

終

宗鑑法林卷五十六

集雲堂編

大鑿下三世

藥山看經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麼
卻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得也
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

長慶稜云眼有何過
報慈遂云且道長慶會藥山

意不會藥山意
雪竇宗云真心不動教海澄明得

用如如義天炳煥正恁麼時且道是經是眼若向者

裏見得徹更不用循行數墨逐妄逃真其或未然牛皮穿透猶自可觸腰徧地幾人知 千輝月云藥山老漢雖具超羣眼目未免轍跡同途當時拈起本頭劈面便打管保者僧疑情脫落而天下後世衲子不復被故紙所瞞然雖如是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遮眼誰同藥嶠看牛皮穿透骨毛寒五湖四海知多少字密行疎總一般 保寧勇 門前自有千山月室內都無一點塵貝葉若圖遮得眼須知淨地亦迷人 成枯木 看破牛皮徹底穿到頭無義亦無文問伊遮得何人

眼梵語唐言總不分

天目禮

你若學他看牛皮真箇穿長年橫案上字義自然圓

橫川珙

藥山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曰喚它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腳鐺子要它提上挈下曰恁麼則與和尚出隻手去也師便休

馮山喆云藥山老漢若不得雲巖折腳鐺子幾成廢器大馮折腳鐺子也要諸人共出一隻手何故且圖古風不墜 天寧琦云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雲巖當時也欠一著待道我有箇折腳

鐺子要伊提上挈下抽身便出雪後始知松柏操事
難方見丈夫心 思嬾融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
萬物覩藥山家伙分付有在雲巖諍子竭力擔承可
謂一器水傳一器了無滲漏山僧昔年亦有箇折腳
鐺子早是七花八裂已颺在搯搯堆頭了也單單剩
箇無烟柴頭祇是熏天炙地今日拈向當陽且貴大
家知有遂拈拂子吹一吹云看看靈山火種今猶在
嫡嫡相傳古至今 湘翁云云拱密明尊貴向上回
機得左右分權放過則二俱作家檢點則彼此不了
山僧亦有折腳鐺子要箇勇敢漢提上挈下或有出
來道恁麼與和尚出隻手劈脊便與痛棒一頓還會
麼養子方知父慈

藥山道頭雲巖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識羞恥
應菴華

豈要共出一隻手祇教喚著沙彌來鐵鐺無腳又無
耳牆下春淡薺葉開 橫川珙

藥山一日坐次道吾雲巖侍立師指案山上枯榮
二樹問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
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巖巖曰枯者是師曰灼
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亦如是問

彌曰枯者從它枯榮者從它榮師顧道吾雲巖曰
不是不是

落霜黃葉作金錢癡騃啼兒見喜歡捉得獻孃俱道
好不知誰是哂旁觀

海印信

一枝榮一枝枯中心綠葉更扶疎黃鶯任解千般語
免得旁人彈子無

佛慧泉

抹粉塗脂復裹頭盡由行主線牽抽鼓皮打破曲吹
徹收拾大家歸去休

保寧勇

說盡枯榮轉見難沙彌平隋語言端老僧遙指猿啼
處雲散天空月色寒

地藏恩

三三兩兩不相同攜手行行入草中掇轉腳頭穿繡
履何妨臘月鼓春風

東谷光

藥山因僧問平田淺艸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
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挖出者死漢
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什麼限

翠峰顯云者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 雲居元云藥
山千鈞之弩不爲麋鼠發機者僧帶箭出門一死更
不再活 淨慈昌云者僧趁得猢猻入他鬧市藥山
騎得猛虎直上高山若作一處商量終是遭人檢點
愚菴孟云者僧置箇問頭也不易得及乎發箭元

來是箇死鹿或幸而他處飲甘露而再生不失其爲
威音王始祖乃望空作彎弓勢云看箭 古南門云
者僧艸裏藏身立箇問頭始終能荷藥山一箭中的
怎奈射者僧不死

塵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
正眼從來付獵人高聲云看箭 翠峰顯

平地飛鐵騎弓矢不開張好箇塵中主穿心向路旁
佛心才

獵人有神箭射得塵中主箭下便承當跳出曹溪路
翻身踢著上頭關敵勝驚羣瞥爾間 圓悟勤

馬駒出廐腰猶軟鳳子離巢力尚微生就玉蹄千里
去養成金翅九霄飛 佛鑑懃

藥山看經次朗州刺史李翱訪見師執經自若殊
不顧眎翱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師名刺史
翱回首師曰刺史何貴耳賤目翱回拱謝因問如
何是道師以手上下指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雲在
青天木在舩翱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
株松下兩箇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
舩

松隱然云我則不然待問如何是道但云國正天心

順官清民自安與藥山還有優劣也無靠拄杖

雲在青天水在瓶丹霄把手共君行回頭不覺寒更
曉一片紅光海上生

圓通仙

隴西賢相登藥嶠雲在青天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

露天門玉女不曾扃

天寧璉

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淡坑溪花不奈霜風

苦說甚淡淡海底行

張無盡

卽今非見面昔日不聞名一句添三句篇章讀不成

西巖惠

雲在青天水在瓶平生肝膽向人傾真金自有真金

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北海心

貴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

弁山阡

撥艸瞻風不奈何淡山有道要經過祇因貴耳而賤
目引得全身入艸窠

毒菴常

藥山看經次百巖曰和尚休猥人好師置經曰日
色早晚曰正當午師曰猶有者箇文彩在曰某甲
無亦無師曰汝太煞聰明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
何師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

乍上青巒望曉峰山青雲白水溶溶不知隔岸淡花

裏出一重兮又一重

頌吉祥

藥山因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卽不障汝栽但莫教根生頭曰旣不教根生大衆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

大家相聚喫莖齋喚作莖齋地獄因不是與人難共住都緣緇素要分明

神鼎揆

藥山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曰什麼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

大鵬無伴過天池獅子將兒絕後隨崑崙觸犯歸行路一吼吞雲萬象馳

投子青

藥山采薪歸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底是箇甚麼師拔刀作斫勢僧忽悟

鳴剝剝兮都漏泄霜刀原是并州鐵斫著堂前露柱腰石人頂上流鮮血

法舟濟

藥山因雲巖參問甚處來曰百丈師曰百丈有何言句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師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子巖無對師曰怎奈目前生死何曰目前無生死師曰在百丈多少時曰二十年師曰二十年你在百丈俗氣也不除

行盡千峰路渺茫肯歸方憶舊雲房貪尋古調單于
曲暨錯邊笳一韻長

投子青

快羸祖父舊田園竹引清風夾水源因憶昔年荷簞
處桑麻雞犬總依然

南菴依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

石頭遷嗣

參石頭執役三載忽一

日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艸至來日大衆各備
鋏鑿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頭前長跪頭見而笑
之便與鬚髮又爲說戒師掩耳而出

石頭剗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
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谷源道

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呵曰
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曰
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旣無舍利更取兩尊燒院主
自後睂鬚隋落

投子青云不會作客勞煩主人 大寧寬因僧問丹

霞燒木佛爲甚院主睂鬚隋落寧云賊不打貧家

保寧勇云院主睂鬚隋落卽且置丹霞睂毛還在也
無若也見得與古佛同參若也不見切忌撥無因果

寶峰文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睂鬚落驀拈拄杖云
不是木佛擲下拄杖云誰敢燒你擬卽睂鬚落不擬

又且如何高聲云行者拈起拄杖 東禪嶽云古人
做處今人合知如展一面皂纛旗殺一有罪而天下
咸服如其無罪法亦難施直饒千聖出頭來安排一
字也不得 天童華云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
而致斯禍又云院主天寒不與丹霞火向致令燒卻
木佛殊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雲峰璿因
僧問丹霞燒木佛爲甚院主看鬚墮落峰云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云與麼則不落也峰云兩重公案云學
人未曉特申請益峰云筠袁虔吉頭上插筆 靈隱
岳云大小丹霞向溪村裏失卻一隻眼院主也是如

蟲禦木偶爾成文光孝門下也無木佛得燒祇有一
星無烟火直是難近旁擬之則燎却面門諸人須是
退步看驀地冷灰裏豆爆驚天動地直教佛祖救不
得 福嚴容云丹霞通身是箇大火聚不惟訶他看
鬚墮落設使讚他亦當看鬚墮落爲什麼吟丈夫造
作不落凡調 平陽恣云丹霞燒木佛犀因玩月紋
生角院主眉鬚落象被雷轟花入牙驀拈拄杖畫一
畫云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 黃檗琦云丹霞迸出
星火非但帶累院主直得盡大地人看鬚墮落何故
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 神鼎澤云人人盡道院

主落卻看鬚殊不知丹霞打失鼻孔喝一喝云者裏
動著一莖毛雖是善因還招惡果 金粟元云丹霞
燒木佛無端無端院主隋鬚眉生受生受雖然彼此
分明未免使人妄猜亂卜拈拄杖云木佛在者裏卓
一下云燒却了也擲下云大家照顧眉毛好 南山
寶云禍不入慎家之門 法林音云院主落節處瞞
丹霞不得丹霞落節處瞞院主不得雖然如是仁義
道中

古巖苔閉冷侵扉飛者驚危走者逃夜深寒熱汀洲
火失曉漁家忙自疑 投子青

雪擁巖扉凍不春一尊木佛劈爲薪眼睛動處眉毛
落爲謗如來正法輪 張無盡

覲面難藏向上機家風千古爲人施銀山鐵壁重重
透賴有丹霞院主知 楚方安

橫行私路乍赴公筵幞頭脚短腰帶夸圓不是伴郎
來勸酒誤他年少覓青氈 月堂昌

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昨向天津橋上
過石崇猶自送窮船 文殊道

丹霞燒木佛院主看鬚落彎弓射尉遲須是金牙作
無相範

荒院天寒燒木佛一堆紅燄對枯床渾身終夜烘烘
暖罪過難教院主當

橫川珙

華君棄金如棄土管公鋤土不鋤金諄譎止有毫釐
易高下千秋分至今

西遜超

南山燒炭北山紅那借陰陽造化功烈燄互天避不
得錯教人恨五更風

法林音

丹霞訪忠國師值國睡次乃問侍者國師在否曰
在卽在祇是不見客師曰太溪遠生曰莫道上座
佛眼也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便出國
師睡起侍者舉前話國乃打侍者二十棒趁出院

師聞歎曰不謬爲南陽國師

天童華云侍者喫棒出院千載一時歸宗豈免眼熱
丹霞固雖好手怎奈落在國師網子裏諸人還辨得
麼苟或未然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徑山策云國師幸自高眠侍者播揚家醜不因多口
丹霞怎見國師哮吼敢問大衆國師旣在爲什麼不
見客向者裏看得破非惟知侍者落節亦見自己
有出身之路雖然如是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天奇瑞云丹霞祇知其一不知其二侍者祇知其二不
知其一通該二十棒可惜放過且道國師眼在什麼

處復云待汝喫了棒向汝道 鳳山啓云丹霞還會
相見國師麼 靈峰靈云丹霞向碧洞狂歌國師在
玉壺大醉若非侍者放憨怎見汗馬功高 雲中鳳
云國師雖則好手也是夢後作主丹霞慣向明中作
竊未免落在侍者圈圓裏且道侍者喫棒還是賞還
是罰

牙床高枕獨忘年不意春花落檻前可恨遊蜂胡亂
採至今趕向草堤邊 林野奇

孤月照曉風吹淡秋危露溼荷衣亂疊溪邊楊柳影
漁舟不礙更垂絲 大戲燈

宋君明可察秋毫拈出軒轅魂欲消截斷鼎臣三寸
舌更何人敢緒叨叨 看浪滄

秃爪南陽老臥龍綸巾羽扇自從容東風借得無多
子要見王師不戰功 法林音

丹霞參馬祖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
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
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
不生其子老人與童子便入山去

正覺顯云上是天下是地不妨聰明蒼天蒼天隨語
生解是父是子褒貶分明噓一聲卻較些子 天目

律云丹霞者漢向老人手裏納敗闕末後雖解道非
父不生其子也是破皮鞋硬掙當時見道上是天下
是地何不向道者野狐精元來祇在者裏老人童子
雖有裂土分茅之作也祇得拱手歸降 法林音云
當時待伊云蒼天蒼天何不禮童子三拜

丹霞問僧甚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喫飯也未曰喫
飯了也師曰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對
長慶稜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爲甚不具眼
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
福云道某甲瞎得麼 報慈遂云且道長慶明丹霞

意爲復自用家財 芭蕉徹云各具一得一失又代
僧云爭不足讓有餘又代霞云施受俱無利益 汾
陽昭代云若不上山爭識丹霞 保寧勇代云今日
被和尚勘破 天童華云丹霞旣已龍頭蛇尾長慶
保福祇得將錯就錯雖然二三老宿要且不知者僧
落處 龍池傳云我若作者僧便撫掌呵呵大笑云
勘破了也

盡機不成瞎按牛頭喫艸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
來成過咎過咎淡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 翠峰顯
丹霞一日訪龐公見靈照女取菜次師曰居士在

否女放下菜籃斂手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便提
籃去師遂回須臾公歸女舉前話公曰丹霞在麼
曰去也公曰赤土塗牛嬾

瀉山喆云大小丹霞被居士女子勘破山僧當時若
作丹霞但與呵呵大笑待他問長老笑箇什麼卻向
道不是冤家不聚頭 蔣山勤云丹霞從苗辨地靈
照因語識人放下菜籃當處發生提起菜籃隨處滅
盡居士道赤土塗牛嬾屋裏販揚州畢竟如何各自
散去免增話會 瀛山闇云龐公若無後語幾乎被
靈照喪卻家風祇如道赤土塗牛嬾意作麼生不令

蜂虻誤錯認隔牆花

天界盛云瀛山錯過古人龐

公雖是沒牙大蟲其爪甚利靈照如鸞鳳沖霄隱顯
莫測故於丹霞處明露秋光於龐公處暗藏春色

淡薄衣裳取次糝放籃斂手自無良老龐猶更多愁
在不道奴奴漏泄香

張無盡

作者相逢用處親攜籃歸去意淡淡雲收雨散江天
淨一曲漁歌過遠村

妙峰善

人前賣俏最風流一釣無端便上鉤縱使菜籃提得
去奈何覆水已難收

笑翁堪

放行把住謾周遮一段風流出當家不是當年柰桶

破爭能撒土又拋沙

蓬菴會

當風鴉臭氣一箇豆娘兒熏得行人走衝爺皺斷脊

西巖惠

放籃斂手舉籃歸自是多情惹是非月落畫堂人去

後不堪歡笑祇堪悲

中峰本

東隣翠鈿映蛾眉俏俊如今更是誰卻被箭鋒施冷

地驪龍忍痛虎傷肢

博山來

丹霞一日手提數珠龐公近前奪卻曰二彼空手

卽休師曰妒忌老翁不識好惡曰捉師公案未著

後回終不恁麼師曰咩咩曰吾師得人怕師曰猶

少棒在曰年老喫棒不得師曰不識痛癢漢打得

也無益曰也無接引機關在師拋下數珠而去公

曰賊人物終不敢收師回首呵呵大笑公曰者賊

敗也師近前把住曰更不諱得公與一掌

龐老無風起浪丹霞浪起風生迤邐雷奔電掣逡巡

虎戰龍爭引水插田博飯居山火種刀畊雨散雲收

日出信步東行西行

南堂靜

丹霞問龐公昨日相見何似今日曰如法舉昨日

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曰

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曰是眼何

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公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
圓師亦不對公曰就中者一句無人道得

保寧茂云機不離位隨在毒海丹霞休去可謂力敵
勢均惜乎不能圓卻此話大似弓折箭盡者裏則不
然昨日事拈向一邊今日事不用舉著明日事還有
人道得麼宗通眼活著得千百箇龐公若道不得莫
道丹霞眼窄無處安身直饒通身是眼八面四方未
免一時穿卻

是眼何窄是身何安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淝
秋熱春寒恁麼會得也太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瞞

佛鑑勲

昨日今朝事不同一番寒雨一番風太平基業分明
在溪澗河源總向東

塗毒策

基逢敵手著還新得意難藏眼裏身局罷不知何處
去空山惆悵爛柯人

方菴顯

昨日與今日同中卻不同獰龍攪滄海俊鶻摩青空
宗眼明如日機輪疾似風丹霞回首處徧界覓無踪

石溪月

潭州大川禪師

石頭遷嗣

江陵僧叅師曰幾時發足江

陵僧提起坐具師曰特謝遠來下去僧遶禪牀一

市便出師曰若不與麼怎知眼目端的僧撫掌一
下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
僧後舉似丹霞霞曰大川法道卽得我者裏卽不
然僧曰和尚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
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

洞山价云若不是丹霞也難分玉石 天童悟云洞
山老漢失卻一隻眼者僧禮拜不是好心只是少一
轉語所以遭人檢點當時待道錯判諸方者多但撫
掌笑云者老漢不打自招任是丹霞未免疑著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

石頭遷嗣

韓文公一日相訪

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
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
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
何道理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問是
汝如此對否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保福展云首座知前不知後大顛令不單行 瀛山
闍云首座眼親大顛手快俱未免被文公勘破還知
打首座意麼翻雲全在我覆雨更由誰 百丈泐云
塞翁失馬已經得失相參假道伐虢未免因行掉臂

目機銖鏹舉一明三網疎豈漏巨鱗擊柝偏嚴暴客
扣齒出院條罪俱陳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神鼎澤
云殺人須見血爲人須爲徹則不無大顛檢點將來
合喫山僧手中棒何故不見道殺人須見血爲人須
爲徹 龍華體云一條拄杖兩人昇雖然當時韓公
若是箇漢連大顛也須出院

潮者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人出沒如遊戲可憐
不是弄潮人往往都向潮中死 海印信

一步纔行兩步移門前驚起鳳凰兒棲蹤不在梧桐
樹羣鳥東西空繞枝 保寧勇

問來歲數數珠呈百八循環意甚明底事如何觸風
化潮陽從此令嚴行 照覺總

潦倒疎慵客來生受不奈瓢何打破熨斗 天岸昇

一點水墨兩成龍卻似雷同畫未工莫怪伯禽枉被
撻須知姬旦用心忠 西遞超

父子機關絕異同逃兒訣慣挫英雄白雲高擁千花
樹流出湘江分外紅 雲中巒

大顛因文公請曰弟子軍中事繁佛法省要處乞
賜一語師良久公罔措三平侍者乃從旁敲禪牀
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有省

乃曰和尚門庭高峻弟子於侍者處得箇入處
古塘云大顛默然賊身已露侍者敲牀轉見不堪
文公雖然悟去也是杓卜聽虛聲五祖戒代大顛
拈拄杖打侍者

省要之言伸一問宗師據座不輕酬無端醉後添杯
酒惱亂春風卒未休枯禪鏡

將軍宴坐碧油幢凜凜威風冷似霜卻把機關輕漏
泄至今千古錯商量北海心

大顛因文公問如何是佛師曰看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與韓公獅子窟中無異

獸象王行處絕狐蹤黃龍南

轟然如雷瞥然如電非青非黃非見不見卽處分明
千百億何必釋迦又彌勒佛鑑懃

動地轟雷掣電時神龍赫赫示全威葉公料見真頭
角不致仍前信筆揮懿山德

大顛一日將癢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
癢和子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
不曾孤負人

承天怡云大顛雖不曾辜負人看來祇有受壁之心
終無割城之意

揀愁兩岼香風起開出芙蓉別院秋紅白枝頭空狼藉又隨新雨逐溪流

宗

林卷五十六

終

